

一個人在他人生奮鬥的旅程，爬上藝術的頂峯，不在頂上高歌一曲，却突然往旁一跳，遁入空門，過那靄靄嫋嫋，暮鼓晨鐘的雲水生涯，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。

一代藝術家李叔同出生於天津；父名筱樓，爲道光丁未進士，世代在天津經營鹽業。幼年的叔同頑皮而搗蛋。他那不知比別人多幾條綢紋的頭袋，永遠裝滿了稀奇古怪的思想和快速如流星的靈感。凡是詩、詞、書、畫、金石，他都無不儘量的讓其填入腦子，塗抹那片比任何人都大的空白。這些任何一項都足以壓得人喘不過氣的「藝術」，到了他的手中，簡直成了雕蟲小技。但生爲庶子的他，肩上也背負着無形的壓力，使得他那修長落拓的外表，裝着一個苦悶的靈魂。尤其他年輕的寡母所受的壓力，更使他無處發洩的精神要爆炸。於是爲了承歡母意，娶了天津茶商渝家的姑娘。

戊戌冬天，舉家遷往上海。上海，這舞榭歌臺，鶯飛燕舞的十里洋場，使李叔同陶醉了，他，風流倜儻；他，盛享文名；他，來往於名士、文壇、美人、香榻之際。當時的上海是中國新文化的搖籃，如許幻園、袁希濂、張小樓、蔡小香，具爲當時頂尖拔群的人物。而一般的青樓艷妓也文采風騷，加上士大夫們的競尚風雅，使上海成了個紙醉金迷的世界，置身於其中，亦難免涉

由藝術走向空門的李叔同

尹 銘

足歡場。他與當時的優伶楊翠喜，名妓李蘋香、朱慧百都結下了一段韻事，楊翠喜是清末著名的坤伶，色藝雙全，名公巨宦拜倒於其羅裙之下者不知凡幾。李叔同曾寫了二闕「菩薩蠻」送給她：

燕支山上花如雪，燕支山下人如月，
額髮翠雲鋪。眉灣淡欲無。夕陽微雨後，
葉底秋痕瘦。小小怕言愁，言愁不耐羞。

曉風無力垂楊懶，情長忘却游絲短。
酒醒月痕低，江南杜宇啼。痴魂銷一捻。
願化穿花蝶。簾外隔花陰，朝朝香夢沉。

從這二闕詞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詞力是如何的深厚。而那「痴魂銷一捻，願化穿花蝶」，更可明曉他是如何的對她傾倒。

上海時代的李叔同，在十里洋場的繁華世界中，生活極度的浪漫腐化。他多愁善感，內心充滿了苦悶，於是寄情於飛觴醉月，奔放於聲色犬馬之中，然而，好景不常，他一生賴以爲依靠的母親，竟在此時，帶走了她一生難忘的痛苦，離開了塵世。失去母愛的他忽如天空游絲，飄蕩無歸處。他懺悔、哀傷，他看穿了世相的一部份，於是改名「李哀」，落落寡歡的負笈扶桑，入了「上野美術專門學校」，專攻西畫。

對於一個在詩、書、金石上已有相當成就的

青年來講習畫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

。然而西畫和中國畫不同。中國畫先習「山水」，山水畫的意境非其

他之畫可及，其不僅與詩歌書法融爲一體，且與傳統之哲學思想相繫

，可以表現出作者之人格與學養。西畫則重「人體」，以人體來表現

人類精神的衝力、野性。而畫人體必須模特兒，於是由於繪畫，使他結識了「雪子」。在雪子的身上，

李叔同找到了其他模特兒所未具有的氣質，他深深的欣賞她。他，以嚴肅的態度，刻意的寫實，多方面的藝術成就，將她投影於繪畫，同時將她溶於他的熱血中。從雪子處，他那似游絲的靈魂得到了安定力，他的生命得到了活力。她的氣質深深影響他，也深深決定了他而後三十年藝術上的宿命與夫人生形而上學的成就。

上野的李叔同，不僅專攻西畫、鋼琴，並與同學曾孝谷組織了「春柳劇社」，其時國內兩淮水災，捲走了無數同胞的生命財產。滿懷愛國心的李叔同便在東京演出「茶花女」、「黑奴魂」之名劇，以門票收入作爲賑災捐款，轟動了整個日本的戲劇界，中國戲劇運動的嫩芽也由日本移到了南京、上海開花

結果，李叔同的功實不可沒。

上野五年，造就了李叔同，使他在藝術、思想上都能更上一層，脫胎換骨，沒有上野的五年，可能

就沒有李叔同，而沒有「雪子」，亦可能沒有出世超塵的李叔同。

結束了上野五年的學習生涯，李叔同帶着雪子回到了祖國，換上教服，進入「浙江兩級師範」，教繪畫、音樂兩科。這段時間，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片刻。他欣喜能够得到天下之英才而教育，當時如畫家豐子愷，音樂家劉質平，作家王平陵都是他的學生。他把心底的寂寞、情感、詩思、懷抱，完全用音樂表達出來，把歌聲傳遍了中國的每一角落。然而，在此同時期他的思想也開始在劇烈的改變着。

杭州，這大江以南的佛屠城，使李叔同逐漸接觸到出世的思潮，那淡雅的西子湖，出塵的山僧佛寺，使他心靈感染了幾分平和的氣息。在知識的探討上，他漸悟了一切世間的藝術如沒有宗教的性質，就不成爲藝術；而宗教如沒有藝術的美境，也不成其宗教。於是在民國五年，他竟一個人跑上了杭州大慈山的虎跑寺嘗試那不食人間烟火的

生活，回來後他的精神更爲穩定，學佛的信念更爲堅定，斷食廿二天，隔年就在虎跑寺歸依佛門，法名「演音」，號「弘一」

但要出家的李叔同，這時却遇到了兩重障礙。第一重是他的老友夏丐尊，他倆之間的友誼是世間至深且厚的力，如骨如肉的情感，使他不忍讓他傷心，丐尊也捨不得讓他「賣」給空門。然而，這一關他還有能力突破。但遇到「雪子」這一關，他不禁有些遲疑了。她遠離故國，隨他飄泊到這塊異土，她無法放下他們之間的情愛，心靈之間的交感一旦絕緣，她將會絕望、瘋狂。性靈相結合的愛，使他苦惱。但學佛後，佛家的「立」、「斷」的魄力，使得叔同毅然地提起慧劍，斬斷了葛藤的牽絆，而去追求聖、凡之間一層薄膜的佛道，終於在虎跑寺剃度，法名「弘一」。

出家後的李叔同，拋棄了他在俗的藝術，專研律學。整天除了「寫經」、「念佛」、「靜坐」外，過的就是雲遊天下，何處無家處處家的生活。他除了一肩的破行李和隨身的經卷，便是赤足芒鞋，到一地方，便落一地方之名字，掛單到何處，那裏便是他的廟。然而雲遊

的生活是不適於他的。他早年便染上了肺病，一直靠枇杷膏支撐着。再加上素食且食不過午，使得他的身體更形虛弱，幾次的瘧疾、痢疾更使他的色身形同薄紙，經不起風吹雨打，而於民國卅一年圓寂了。

人生無常，歲月無情，苦海無涯，世間的一切：憂、傷、哀、樂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煩惱苦悶，只是過往雲烟，任何人均無法保持永久的樂，也不能因於永久的苦。

棄俗爲僧的李叔同，使當世之人感到迷惘、新奇，大家對他的拋棄榮華高貴，感到不解、遺憾，正如吳稚暉先生說的：「李叔同能做個藝術家，偏要去當和尚。」然而他的出世思想是慢慢醞釀成的，虎跑寺的斷食只是果而非因。他是一個庶出之子，父親在他五歲時即已去世，陪伴他的只是一個年輕的寡母。在富有的家庭中，他必須爭口氣，不可以使他的母親遭辱，受別人的閒言冷語，他所必須做的是個「嚼經吞書」的乖孩子，而不是帶有「邪門」的精靈，他的責任太大了，他滿腔的熱血想迸跳而出但却無處發洩。而對可憐的寡母所受的歧視和壓力，他祇能暗自吞下苦水而灰心、沮喪。他的精神缺乏慰藉，他的心靈空虛。他所處的時代又

是一個混亂而充滿了血腥的時代，先是腐敗無能的滿清，後是魚肉百姓的軍閥。他磅礴於胸中的愛國熱忱，使他對這古老的國家感到憂傷悲愴。他渴望着「一塊人間淨土」，使他的明性靈淨無塵，而同時在追求藝術的道路，他領悟到了藝術並不只是技巧、藝術的風格應是藝術家的品格的精神反應，在藝術創作的領域，必須達到無我的境地，「傳燈錄」說，「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衆時，衆皆默然，惟迦葉尊者、破顏而言，」他苦苦追求的當是這參悟禪理的至高境界，隱入空門，以慈善、忍耐、努力、禪定、智慧來追求那超凡入聖的理想。我們可以說，沒有藝術家的李叔同，不足以形成他後來聖潔的生命，而沒有佛教最嚴謹的規束，更無法使他的藝術昇華到極點。

民國十六年，滅佛之風鼎盛，一般人認爲和尚除了念經以外只是消費不事生產。激烈的份子見廟便拆，見佛像便搗，見和尚便勒令還俗，見香火便說是迷信。於是德高望重的弘一大師不得不親自出面，邀請地方政要集會於寺，以短簡示來賓，並正告他們，如果和尚該殺，寺廟該毀，則讀書人也該殺，夫子廟也該毀，而軍閥、竊賊、商人

等亦當殺之無赦。和尚既不犯罪又不是漢奸走狗，爲何殺他，封他的廟。由於弘一大師的感召，遂使「滅佛逐僧」的風氣稍平，而北伐革命後的紊亂情形，也稍爲安定。

出家的李叔同使許多人誤認他是個寡情無義的人，殊不知他的熱血是奔騰的，他也有着滿腔熱誠。國父領導革命，建立民國，他曾寫了一闕詞，表現他的愛國思想。

皎皎崑崙山頂月，有山長嘯。看囊底寶刀如雪，恩仇多少。雙手裂開鱗鼠膽，寸金鑄出民權腦，算此生，不負是男兒，頭顱好！荆軻墓，咸陽道，聶政死。屍骸暴，儘大江東去，餘情還繞。魂魄化成精衛鳥，血花濺出紅心草。看從今，一擔好山河，英雄造。

——滿江紅——

他生長於一個苦悶的家庭，處於一個烏烟瘴氣的時代，面對着江南燕北的殘山剩水，支離破碎的祖國，使他有着一股歷史上盛衰興亡之傷感，不得不逃避現實而隱身於空門。

李叔同的一生用過不少的名號，他出生時取名文濤，上南洋公學

時，改爲李成蹊，由於他身體修長的似根竹竿，又起瘦桐的別號。母親死時，他哀痛萬分，改名李哀，字惜霜。進入上野，復更名李岸，叔同是他的字。作曲時，多用「息霜」的筆名，此名同與他的歌曲遠揚國內。而後在虎跑山斷食，取老子：「能嬰兒乎？」號李嬰來表示

他心靈的純真。晚年，夏丐尊及其學生在白馬湖附近，爲他結廬三椽，他以李商隱詩句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愛晚晴」之「晚晴」爲題，自號「晚晴老人」。這些字號皆代表了他每一時期的際遇，顯出了他每一時期的思想是如何的變遷着。

在藝術上的李叔同，其成就是不平凡的。他詩文書畫、音樂、話劇、篆刻，各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。在音樂方面，他作了許多著名的曲子與歌詞。如「送別」：長亭外，古道邊，夕陽山外山，天之涯，地之角知交半零落……。

「悲秋」：西風乍起黃葉飄，日夕疏林杪……，皆令人有椎心蝕骨，牽腸掛肚之感。而「早秋」：十里明湖一葉舟，城南煙月水西樓……

……，更使人潑氣迴腸。還有春遊、月夜、落花、憶兒時等五十首傳遍國內的歌曲，並「清涼歌集」傳於世。此外，他還把音樂之風傳播於全國，掀起了當時的音樂熱潮，使音樂的種子得以在中國生根、茁壯。

金石方面，他把自己所收藏的名刻連同自己所精心雕篆的印章編成了「李廬印譜」，在自序中，把印章的源流派別敘述得極爲詳盡清楚，他在金石所下之功夫及造詣之深已可見一斑。

叔同在未出家時，一直精習書法。出家後，把寫字的工夫轉到寫經上面，他以書法來和人結緣，他的書法富於氣韻，完全表現出一個藝術家皎潔的品藻與高尚的人格。葉紹鈞先生當年曾與弘一大師有過一段因緣。他認爲弘公的字，每一筆每一畫都落在適當位置，絲毫移動不得，有所蘊藉，毫不務才使氣，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。他的書法，早年學黃山谷，後習北碑，致力於張猛龍，學佛之後則臻於「化境」之界域。

然而成就最大的，當在佛學。今日的佛教是千百年前所成立下來的，沒有經過改進而一直奉持的。但高遠而豐富的佛教哲理，決不是依舊型的陣容可以適應，因此佛教成了一種灰色而無力的宗教。弘一大師有鑒於此，乃立誓學戒宏律，認爲佛家律學的權威如不建立，則百年後，中國將沒有真正的佛教可言。於是廿五年之間，他完成了「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」，寫成了「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」，「金剛經」、「藥師經」等重要的經書。有一段時間，他曾刺血寫經，但身體孱弱的他實在無法支持，遂改用硃砂寫字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學佛之虔誠，乃有一代律學大師之稱。

李叔同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，他有許多人所羨慕的藝術天才，他成就了許多人難望其項背之藝術，然而他却視之如敝屣，遁入空門，過那「槁木死灰」的生活，成就了另一項更高的藝術，這又豈是旁人所能料想得到的？